

司 璦 編

何炳松校長文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
琦
編

何炳松校長文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版

八七六二一

何炳松校長文集 一冊

基本定價三元四角正

編者司

發行人朱
建
琦
民

版權所有
必印究

發印刷所及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洪蓓華 吳瑞華

何炳松校長，浙江金華人。曾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其後擔任國立暨南大學、國立英士大學校長。本文集包括：一、何氏學術性論著；二、何氏參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論戰文獻；三、何氏著譯序言；四、何氏服務教育有關文獻。何氏學術淵博、文筆精湛、史家觀點歷久彌新。

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先生在序言中稱：「何柏丞先生為吾國現代之史學家及教育家，其新史學見解之正確，及治理暨南大學之績效，四十年前，享譽士林」；並認為本書「內容豐富，均足供近代史料之參考。就中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及有關文獻，予以彙編，使閱者知所取向，則對於復興民族文化，實具有深遠之意義。」

司
琦

江蘇省鹽城縣人，民國九年生。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美國萬德華爾大學畢業，保德師範學院碩士。首屆公務人員甲等考試及格。行政院頒發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工作成績卓著獎狀。曾任浙江省立杭州師範學校附屬實驗學校校長。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實習主任。教育部科長、專門委員、國民教育司副司長。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兼秘書。著有「美國初等教育叢談」（旅美文集）、「小學課程及教法之改進」（旅日文集）、「旅印散記」、「九年國民教育」（獲首屆中正論著獎，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獲嘉新文化基金會論著獎）等書。

何 纪
炳 念
松 先 生
百 歲
誕 辰

何炳松校長



何炳松



司時同學

何炳松校長文集

訓校學大南暨立國書手長校何

校訓

忠信篤敬

何炳松書



任重致遠

司詩同學：成鄉
校考以勉之

何炳良

蹟墨長校何

言六玉時
因高達陽



陳序

何柏丞（炳松）先生爲吾國現代之史學家及教育家，其新史學見解之正確及治理暨南大學之績效，四十年前，享譽士林。其逝世時，適值中共叛亂，羣情惶恐，以致遺文散佚，無人過問，殊可惋惜。

七十五年爲國立暨南大學創立八十週年紀念，海内外校友鄧傳楷、徐亨、雷博平諸君計畫慶祝及復校事宜，以余曾任校董，嘗來函相商。校友司琦君負責編輯「學府紀聞」，始發現何校長論著頗多，于是繼續蒐求，輯成「何炳松校長文集」，即將付印以廣流傳，而寄示文稿囑爲之序。

余翻閱目次，篇數不多，而內容豐富，均足供近代史料之參考。就中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及有關文獻，予以彙編，使閱者知所取向，則對於復興民族文化，實具有深遠之意義。爰略書數語以爲之介，兼以慶祝其輯佚之成。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吳興陳立夫於臺北天母，時年八十有八。

目 次

陳序	一
何炳松校長傳	金兆梓
中國文化西傳考	七
我國史前史的輪廓	三六
程朱辨異	五〇
中國的風俗	一九〇
歷史教授法	一〇二
擬編中國舊籍索引例議	一一七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二一九
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胡 邁 二三四
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答胡適先生	二三九

附：從中國本位文化特質答胡適先生………薩孟武……一三七

※ ※ ※

「通史新義」自序………〔四一〕

「西洋史學史」譯者序………〔五三〕

「歷史研究法二種」序………〔五五〕

「歷史教學法」譯者贊言………〔五九〕

附：編輯者的導言………二六〇

附：原序………二六三

「教育雜誌」復刊詞——本雜誌的使命………二六六

「暨南學報」發刊詞………二七一

※ ※ ※

國立暨南大學戰時遷校桂林計畫………一七二

抗戰期間籌設東南聯合大學經過——東南聯合大學籌備會同學錄序………一七七

大學校務處理原則——致國立英士大學校長杜佐周氏函………二八六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毒案之回顧………二九〇

※ ※ ※

附錄一：秦始皇帝事業的背景及其影響的遠大………一九三

附錄二·何譯「新史學」	朱希祖 · 二九八
附錄三·何炳松先生籌劃「教育雜誌」復刊致劉英士先生函	三〇二
編後	三〇六

何炳松校長傳

金兆梓

何炳松君，字柏丞，世居浙屬金華縣北鄉之后溪河，其先世南宋何文定公基實開北山學派之宗，即世稱北山先生者是也。自其祖志遠始創業於邑城；祖母王於太平軍入金時殉節於永康。父壽銓，入學後，不樂仕進，篤守朱學，爲一時老師；取隨遇而安之意，顏其所居曰安遇堂，蓋能遙繼北山先生之宗風者。母宗氏爲南宋名臣義烏宗忠簡公之遺裔。生二子：長炳文，邑諸生；君其仲也。君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九月五日，即公元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八日。生而聰穎異於常兒，以習於庭訓，尤篤於學，年十四，即以高第補博士弟子員。時爲清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元一九〇三年。是年秋金華府知府長白海福始改舊麗正書院爲金華府中學堂，君即以是年入學肄業。年十七，以優異由校保送入浙江高等學堂預備科；年二十，升入正科。年二十三，畢業。以在校無試不冠軍，浙江省乃以公費資送君赴美國留學，時民國元年冬也。

君抵美後，先入西美之加利福尼亞大學補習，次年夏，考入中美之威斯康辛大學，習史學及政治學。民國三年秋，威斯康辛大學約君兼助教，使負責收集有關遠東及中日關係之資料。明年夏卒所業，得榮譽獎及學士學位。秋轉入普林斯敦大學研究院，專攻現代史及國際政治，期年即得碩士學位而歸。時民國五年，即公元一九一六年。

君歸國不久，即膺浙江省長公署命，任助理秘書，旋改任省視學。民國六年，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聘，授預科西洋史，兼受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聘，任英語部主任。七年，改任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兼代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主任；八年，晉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主任並代國文史地兩部主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實爲現代海內人文之淵藪，我國近世文藝復興之策源地也。君兼任其中外文史之學，君之名譯「新史學」亦成於是時，時君年甫三十也。民國十一年，君改應浙江省聘，歸長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冬，更膺選爲省立杭州大學籌備董事。明年，浙江第一師範與同城之普通中學合併爲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仍以君爲校長。君性果斷而勇於負責，頗爲觖望者所軌轍。

民國十三年去浙而膺上海商務印書館之聘，主持「百科全書」之編譯；旋以商務印書館出版計畫有變更，改任史地部主任；未幾復兼國文部主任。於時商務印書館出版事業正臻極盛，其計畫實半出君手。民國十七年，改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副所長，明年任所長。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倭寇襲淞滬，商務印書館毀焉。寇退事定，商務印書館復業，以損失甚巨，縮小組織，館務至爲叢脞，君責視前似輕，實則轉加重焉。同時復膺選爲中國建設學會理事；於是劬勞過度，遂病療，幸療治速而得痊。越二年，君又改任商務印書館協理，兼主編「教育雜誌」。以君之擘劃宏偉，是誌遂成國內教育界權威發表崇論宏議之園地。是年冬，君復以宿望膺選爲中華學藝社理事長。時民國二十三年，君年四十五矣。

明年夏，國民政府簡君爲暨南大學校長。暨南大學者政府特爲僑居海外之僑民子弟歸國求學而設者也。頻年來以主持者未能鑒海外僑胞子弟之需求，風潮迭起，長校者屢易人而未有定。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杰耳君賢，徵得君同意而致聘焉。君之初長暨南大學也，校風未盡湔祓，風潮時仍不免，君則力持鎮定，惟簡聘名教授是務，以饗學生之需求；循循善誘，以祛學生之戾氣，不三年而校風丕變。嗣是君長校

逾十年而風潮竟不復聞矣。民國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戰氛延及上海；八月十三晚，上海戰事起，遂成中日間全面性之戰爭。暨南大學校址，在上海市郊外之真茹鎮，作戰之重要據點也。君一見事發，即為緊急措施，分別租定公共租界法租界房舍兩處，以處全校員生，且照常上課；旋以大學所在地不宜在租界，兩租界又密邇寇氛，乃以遷校請於國民政府教育部，部令其擇地於贛、湘、鄂一帶。時烽火固已延及是數省矣，君不辭艱險，間關跋涉，勘測校址，足迹蓋幾遍三省，回至長沙，遂因勞致疾，疾劇甚，匝二月而始瘥。既而教育部仍命其回上海，為東南一帶大學教育守最後之壁壘。君奉命，遂回滬領導此東南文化之孤軍，然卒於三十一年派員擇地於閩西北之建陽，設分校，以期與海外同胞通聲氣，兼亦以備上海萬一之虞。異日太平洋戰事猝發，上海各租界不戰而入敵手，君得以率領全校員生安遷於建陽，即賴此耳，其高掌遠瞧有如此者。民國二十八年，君嘗道香港飛重慶述職，今主席蔣公聞君至陪都，大喜，召君垂詢上海情形甚切，君因詳為陳述，並力陳上海終為東南人文薈萃之區，非至最後關頭絕不可輕言放棄。君歸後，教育部因特指令其經理上海各國立大學及各特種教育文化機關之臨時經費事宜，政府於是時蓋一以東南教育文化事宜責之君矣。君亦慨然以自任，有見於東南一帶各藏書家收庋之圖籍類皆因寇禍而散失也，則與張元濟、張壽鑄、鄭振鐸等聯名請於政府，蒐購之以潛運後方；又見於上海學術空氣之漸為戰氛所掩也，則與王勤堉、周予同、鄭振鐸、杜佐周、周昌壽、金兆梓等創編「學林月刊」以振導學風，凡此皆民國二十九、三十兩年間事也。

民國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倭寇果不宣而戰，突進軍上海租界而占領之，君見此東南文化最後壁壘之終不守也，急派人設招待所於故鄉之金華，以搶救隨其堅守多年之暨南大學師生，蓋是

時金華一山城固已成由陷區入後方之孔道矣。部署既定，乃先遣全校員生分批間道入浙轉闖，君則率眷殿其後。迨君過金後，不二月而金城亦陷，時則君與暨南大學員生已安抵建陽，籌備復課矣。其臨事不懼，指揮若定又如此。當君籌遷暨南大學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復派人籌設東南聯合大學於浙贛閩一帶地，而密令君主其事。君以一身兼兩役，且皆於危急之時，艱苦之地，然亦恢恢然游刃而有餘。東南聯合大學得君擘劃經營，規模已粗具，先修班且已卒業，旋奉部令分別歸併入暨南大學及浙江省立之英士大學，而改英士大學為國立，且以佐君十年以上之秘書長杜佐周任英士大學校長，君由是得以專心致志於暨南大學務之進展。暨南大學所在地之建陽，雖嘗為考亭朱子講學地，以僻處福建西北部之萬山中，人力物力，羅致兩難，然君卒辟草萊，開鑿宇，五四年之久而使弦歌不少輟，君之功多矣，君之神亦劬矣。

民國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倭寇作戰力竭，無條件向我及美英蘇三盟國投降，八年抗戰，烽火頓焉告息。明年春，君遂先歸上海，籌備復校，五數閱月而部署略定，英士大學風潮飄然起，校長杜佐周堅請辭職，政府以士風過張，非得宿學負碩望如君者不足以鎮之，乃調君長英士大學。顧君是時療疾正復發，辭之再三，政府終思得君臥而治之，堅不允，惟許其派員代理，俟病愈莅事。不意延至是年七月，病轉劇，卒於月之二十五日上午三時七分殞於上海紹興路之中華學藝社大廈中，享年五十有七。君為人寧靜冲邈，平居絕不見疾言厲色，而處事則當機立斷，故雖簿書旁午而案無留牘；猝遇大事亦一神不驚，措之裕如而事無不治。君性似冷，而實富於熱情，視親友如弟兄，遇青年如子弟；人有善不能忘，有不善則澹焉而卒忘之，不念舊惡，不修舊怨，故雖有甚不慊於君者久亦潛消其不慊而自親於君。君治學始雖宗程朱，迨掌教北大、北高師兩校文史時，嘗手鈔實齋章氏之「文史通義」以與其所譯之「新史